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最后一个 莫希干人

—— [美] 费尼莫尔·库柏 / 著 刘慧菊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最后一个
莫希干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 (美) 库伯 (Cooper, J.F.) 著; 刘慧菊译.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美国卷. 第5辑 / 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48-8

I. 最… II. ①库…②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4890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作 者 (美) 库伯
译 者 刘慧菊
责任编辑 陈利保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48-8/I · 2237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9
第 三 章	16
第 四 章	24
第 五 章	32
第 六 章	40
第 七 章	50
第 八 章	60
第 九 章	69
第 十 章	77
第十一章	87
第十二章	99
第十三章	112
第十四章	122
第十五章	135
第十六章	146
第十七章	157
第十八章	171
第十九章	182
第二十章	193

第二十一章	204
第二十二章	214
第二十三章	225
第二十四章	236
第二十五章	247
第二十六章	260
第二十七章	270
第二十八章	279
第二十九章	288
第三十章	301
第三十一章	313
第三十二章	320
第三十三章	335

第一章

敌对双方只有先在荒山野外历经各种艰难险阻，才会相遇战斗，这是北美殖民战争的特点之一。在英、法双方攻占的地区中间有个一辽阔的，好像无法穿越的森林疆界。那些勇敢刚毅的殖民者以及那些与他们共同作战的从欧洲赶来的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往往要用上几个月的时间翻山越岭，历尽艰险，才有机会在更加激烈的战争中大显身手。不过，因为以土著战士那种坚忍与忘我的精神为榜样，他们知道了怎么克服千难万险，所以，对这些发誓用自己的热血来达到报仇的目的，支持远隔重洋的欧洲君主们那种残酷无情的政策的人而言，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任何一片幽黯的森林或隐蔽的秘密之地，能够免遭他们的袭击。

在这广阔的中央地带，哈得逊河的发源地与它旁边的湖泊之间的一带，也许更能形象地表明当时残酷战争的野蛮与惨烈。

很明显，在这一带大自然使行军作战更加顺利了。尚普兰湖宽广的湖面，由加拿大边境径直深入到相邻的纽约殖民区境内，成为一个天然通道，穿过法兰西人为进攻敌人而不得不控制的地区的一半。靠近它的南面，还有片湖，这片湖的湖水格外清亮，所以那些耶稣会的传教士使用它当作施行象征性的洗礼，并且因此而得名“圣舍身湖”。但在那些不怎么虔诚的英国人看来，以他们的当朝国王——汉诺威王朝的第二任国王——的名字来为它命名，是给它那清澈的湖水一种很大的光荣。但这么一来，他们两家同时剥夺了这森林美景的原始主人的特权，主人们原想永远保留它以前的名字“霍利坎”湖的。

这个“圣舍身湖”绕过许多小岛，越过重重山峦，接着往南延伸了十多里格，直至一片高原挡住了它的去路。由此开始，有条很长的和水路相连的陆路，能够将探险家们送到哈得逊河畔。这条河的这段尽管总有很多激流险滩——或像当初那儿的人所讲的，被浅石滩阻拦，然而在涨潮的时候，仍然能够航行。

法国人为实现他们那冒险的侵袭计划，甚至急得企图大胆攻袭又远又险的埃勒盖尼峡谷地区。一想即知，既然他们全是人人皆知的机灵鬼，当然必须正视方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一带那些天然的良好条件。所以，这个地区当然就会成为一片血腥沙场了，那些为抢夺与占领殖民地的战争，大部分都在这个地区展开。在能够控制这个交通要道的每一个据点上，都修筑了要塞。因为战斗双方不定胜负，这些要塞也便时失时得，时毁时筑。当开荒的农民远离那些不安全的通道，退回比较古老的殖民区那稍微安全一些的疆界后边时，无数官兵便随之开入森林，人数多于在自己的祖国中能够摧毁王朝的军队。军人们在森林里因整天高度的紧张而变得面黄肌瘦，或者由于失败而沮丧，到最后队伍总是混乱不堪地逃出来。尽管这个悲惨的地区没有任何平静和谐的生活，不过在它的森林中却常常有人出没。树荫下与安静的山谷里奏响军乐，山野中回荡着大胆、豪爽年轻人的笑声，甚至会传来他们粗犷的叫喊，他们神采奕奕，由此匆忙而过，只是为了夜晚能忘记一切，在沉睡中度过了漫漫长夜。

我们下边要讲述的这个故事，便是在这个充满战争与血腥的地方发生的，在英法双方为攻占这个地区而开战的第三年，而这片土地注定将不属于双方之中的任意一方。

因为那些海外将领愚昧蠢笨，国家当局的定计决策又毫无魄力，英国已由得意的高位上猛然下跌，这一地位是它以前的武将与文臣们凭着宏伟谋略与开拓精神得来的。如今它的敌人已再也不怕它了，它的臣仆也在急剧丧失自信。在这样屈辱的衰败中，所有殖民地的居民，尽管不是当局无能的行为承担什么责任，并且因为地位的卑贱，也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过错，可对于

这样的衰落，当然会觉得非常痛苦。他们近来见到祖国派来一股精锐的部队，它的统帅又是由很多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里面选出来的少有的军事天才，所以他们对这支军队就像对父母一样恭敬，一味地相信它所向无敌。然而它居然被一小队法兰西人与印第安人打得四散溃逃，丢尽了脸面，只是由于一个弗吉尼亚青年的冷静与勇敢，才不至于全军覆灭，从那往后因为这位年轻人品德高尚、意志坚定，他的英名传遍所有的基督教国家。这场意外的灾难，令大片边境在敌人面前暴露无遗。并且在实际的灾难尚未到来以前，便带来了无数想像中的危险。惶恐失措的殖民地居民感到，从四面一眼望不到边的原始森林里吹来的阵阵风声，都掺杂着那些野蛮人的叫声。残酷敌人的恶毒性格，使战争更加令人恐惧了。最近那些数不胜数的杀戮，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头脑中；对那些四处传播的发生在半夜三更时分的阴险的谋杀故事，这儿所有的人都不可能置若罔闻，在种种故事里，大森林里的土著人总是被说成主犯或残酷无情的人。当那些轻易相信的、激动的旅行者，在讲述那些道听途说的荒野里的可怕之事时，胆怯的人总会吓得全身冰冷，甚至当母亲的对沉睡在安全的大城市里的孩童，也会投去忧郁的目光。总而言之，这种过分夸张的恐惧感，讽刺了所有理智的思想，令那些本来应该具有丈夫气概的人，竟都当上了情感最为卑微、最怯懦的奴隶。就连最自信、最顽强之人，都对这场战斗的结局有了疑虑；沮丧失望者越来越多，他们仿佛已经预料到，英国君主在美洲的领地全将被他们那些信仰基督的敌人洗劫一空，或在这些敌人野蛮的同盟者的攻击下遭到践踏。

所以当在湖泊与哈得逊河中间旱道南面的要塞收到情报，说一支由曼特坎姆带领的“人数多如林叶”的军队，沿着尚普兰湖往前推进的时候，这个消息在要塞中的人心里引起了更大的怯懦的恐惧，而并非一名战士在自己的作战范围内，看到敌人的时候应该有的严肃的快乐。消息传来的时候，正是一个仲夏的傍晚。送信的印第安信使，把“圣舍身湖”畔那个要塞的芒罗司令官的告急文书带来了，提出立即要给他派出一支精锐的支援部队。前边已经说过，这两个据点相隔不足五里格，以前只有一条弯曲的小径相连，如今

这条路已扩宽，大军也可以通行；所以，对那些习惯于住在森林里的人而言，这条路只用走两个钟头，即使一支带着必备辎重的部队，在夏季走一整天，也完全可以抵达。英国国王的那些忠实将士，为这两个森林要塞起了名字，一个叫威廉·亨利堡，另一个叫爱德华要塞，全以现代王族中受宠王子的名字来命名。前一个要塞的镇守者是方才已经提起过名字的那名苏格兰老将，他带着一团正规军与有限的地方军队，这支军队要用来抵抗正从曼特坎姆带领着朝他的土墩下面攻来的强大部队，实力相差确实很悬殊。然而镇守后一个要塞的是韦伯将军，他率领着驻扎于北部地区的所有英军，人数多于五千。如果这位司令官集结起他手下的几股兵力，他便能让他反抗法国人的战斗力量增加将近一番，那位法国将军率领的军队人数只多一点儿，并且他是冒险深入，远离后援。

不过，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命运不好，士气衰弱，无论军官或者士兵，看样子根本不愿意效仿法国人在奎埃斯尼要塞获胜的战例，主动进攻敌人，而是宁肯蜷缩在自己的工事当中，静等敌人的来临。

起初这份情报造成的慌乱稍微平息以后，坐落于哈得逊河畔作为一部分要塞外围工事的营垒中就造谣传说，要选一千五百人组织一支分遣队，第二天黎明时分赶往旱道北边的据点威廉·亨利堡。开始这不过是个传言，可是很快就成为现实了。总司令部的命令，送到被挑选出来应该接受这项任务的几支军队，而且让他们立即做好出发的准备。一切有关韦伯将军目的的猜疑，如今已经化为乌有，在这之后的一两个钟头里，人们只听见快速的走路声，只看见焦急的神色。有些军事技术方面的新手，不安得东奔西跑着，他们的准备工作，反倒被自己那过于激动、近乎疯狂的热情耽误了；而那些实战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战士，则冷静地在做准备，装作看不起一切惊慌的神情；但是，他们那严厉的神情与焦虑的目光，依然完全暴露了他们对这种从未遇到过的、残酷的荒野中的战争，没有太大的职业性兴趣。最终，夕阳在一片绚丽的晚霞中落到西山后面去了，等到暮色遮住了这个隐秘的据点时，准备工作的声音也慢慢平静下来；一名军官木屋里的灯光终于也灭了；树木在山

冈与淙淙的溪水上，投下幽黯的影子。因此，军营很快就完全被沉寂所笼罩了，沉寂得犹如周围苍茫的林海。

遵照前一天夜晚的命令，第二天黎明时分，沉睡中的士兵在一阵急促的鼓声中惊醒；在早上潮润的空气中，每一片森林中都发出战鼓咚咚的回音。在东面无云的模糊的天边，晨曦慢慢的出现，给附近挺拔的松树勾勒出蓬松的轮廓。突然，整个军营都动起来，即便是身份最卑微的士兵，也都由他们睡觉的地方出来看同伴们启程，分享这一瞬间的兴奋与激动。被挑选出来的军队马上排成简单队形。接受了严格训练的、正规的皇家雇佣军骄傲地走在右边，神情不太高傲的殖民地军队居于左边，露出一副习以为常的温顺的神情。侦察部队提前出发了。带着辎重的车辆隆隆而行，它前后都有强大的警卫部队。在黎明的黑暗尚未被阳光照亮以前，战斗的主力部队已经列成了纵队，带着一副十足的军人气概离营而去，这一场面，稍微能给那些将要初上战场的新兵，减少一点儿昏昏沉沉的恐怖。这支军队在敬仰他们的同伴前面，一直带着一副傲慢之情，保持一种整齐的队形；军笛声越来越远，他们渐渐朝森林里走去，直至这整个斗志昂扬的队伍隐没在大森林里。

如今这个已经消失的纵队任何声音都听不到了，就连最后落队的人也部全追上队伍，在茫茫密林里消逝了；不过，这儿还有另一个快出发的迹象。在一个大小、设备都与众不同的木屋前边，有岗哨在到处巡视，谁都知道他们是保护那位英国将军的。在这个木屋前边，聚集着六七匹马，由它们的鞍辔来判断，最少有两匹是为女人准备的，并且看样子这两个女人的身份在这荒山野外与众不同。还有一匹马上有个参谋官员的马饰与纹章；剩下几匹，由马具的简单与疲惫地驮着的旅行用具来看，很明显是为仆人准备的。这些仆人好像已经在那里等着听他们主人吩咐了。距这个不同往常的场面稍微远一些的地方，聚集了一群群看热闹的旁观者。其中有人称赞那些雄健的战马的品种与骨架，有的人则显出一种平庸的好奇心，傻乎乎地看着那些行李。但其中有个人，由他的相貌与举止来看，很明显和那些普通观众不一样，他好像既不是无事可做，也不像平庸无知。

这个人的样子，尽管没有太大的缺陷，可是看起来很不协调。他的骨骼与关节同其他的人一样，但它们的比例却很奇特。他的身材，站直了比他的同辈高出一截，但坐下又好像缩得与一般人差不多高。这种身体不协调的情况，在他身上完全体现了出来。他头太大，但肩又太窄；他胳膊很长，并且摇摇晃晃地垂着，即便是他的手不算细，但却很纤小。他的双腿和双股都非常消瘦，不过很长；如果不是他那双支撑着随便连在一起的全身的大脚看上去更宽，他的两个膝盖真算是再大不过了。这个人那身不成样子的装束，也只能让他看起来更有趣：一件浅蓝色上衣，肩膀下垂，下摆又短又大，衬着一个细长的脖颈，还有两条更为细长的腿，真是丑极了。他那条浅黄色的棉布裤紧裹在身上，在膝盖突出的地方，用一条脏兮兮的白缎带扎起来，而且打着一个大的蝴蝶结。他脚穿条纹棉布袜和鞋子，其中一只鞋上还有个银踢马刺——这便是他下身的打扮。他身上所有的曲线和棱角都不加掩饰，相反，因为这个人爱慕虚荣而浅薄无知，故意使它们完全暴露出来。

由他那缀着褪色银线花边的大背心兜里，一件东西往外鼓着，这东西在这种军营中看见，也许会被误以为是件有杀伤力的、不知名的武器。尽管它很小，但曾经使军营中的大多数欧洲人感到惊讶，不过有些本地的军人曾经用过，不仅不怕它，甚至很熟悉。他头戴一个大大的卷边三角帽，犹如最近三十年牧师所戴的那种，这顶帽子使他那张温和慈善的面孔平添了一副严厉的模样，而这副面孔恰好需要这种人工帮助，从而符合人们对它的高度而特殊的信赖。

因为尊重韦伯将军驻地，一般居民都离得很远，只有他大步走到那些家仆当中，凭藉一时的好恶，开始随便对那几匹马指指点点。

“朋友，我可以保证这匹马肯定不是本地产的，准是来自外地，是不是由海对面的小岛上来的呢？”他说，就像他那罕见的相貌一样，他的说话声也格外温和甜蜜。“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夸口，由于我去过那边的两个港口：一个位于泰晤士河口，以老英格兰的首都命名的港口，另外一个则是在‘锚泊地’这个字前面加个‘新’字的新港。我曾经亲眼目睹过那些小帆船与双桅

船，正如将所有的一切都放到方舟里一样，打算开向牙买加岛，去做四足动物的生意。但是，过去我从来没见过像《圣经》中所说的战马那么好的马：‘它在谷中刨地自喜其力；它出去迎接佩带兵器的人。’‘角每发声，它说呵哈；它从远处闻着战气，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想必是那种以色列的良马传到我们这儿来了。对吗，朋友？”

他这独到的看法，说得既洪亮、又有力，照理说，这很引人留意，可事实上无人回答。接着，这个开口闭口《圣经》语句的人不得不转过头，看着那个他不觉间和他交谈了良久却沉默不语的人，并且那个人身上有一种更令人惊讶的地方。他面前这位正是昨天黄昏时分将那个糟糕的消息带进军营里来的“印第安信使”；他默默地站在那里。尽管他看起来态度很温和，并且因为坚忍自控，对他身边的吵闹声很明显也淡然处之，不过在他那残酷的冷静下，却藏着一副阴郁、恶毒的神情，这样子不但引起了这时盯着他的那个人的注意，并且会使经验更丰富的人们注意他。这个土人随身携带自己部落的战斧与猎刀，然而他的样子丝毫不像武士。正好相反，他仿佛漫不经心，很有可能是由于这几天太紧张，而且又没时间让自己恢复过来。他那张凶巴巴的脸上画着的战斗花纹，颜色早已变得黯淡，所以这张黑脸看起来就更凶恶了，即便绘画艺术都不可能产生这种效果。他的眼里喷射出两束亮光，好像是乌云里的两颗亮星，看上去既凶残又野蛮。他那犀利、带着警惕性的目光，瞟了一眼那个惊愕地看着他的人，可是立即狡猾而不屑一顾地将视线转向一边，定定地凝望远处。

这两个怪人之间那阵短短的、默默的接触，原本可以使这个白人说出句出乎意料的话，然而就在此刻，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其它的事情上。所有仆人的行动，还有一阵悄声的议论，宣布这支队伍等着她们一到马上开拔的人就要到了。那个对马赞不绝口的人，匆匆走到一匹又矮又瘦的牝马身边，那匹马离军营很近，正在摇着尾巴悠然吃着干草。他一个臂肘支在一条只能凑合着当马鞍的毛毯上，在一边看着这个准备开拔的场面。而在这匹牝马的那边，一匹小马正在安静地吃着奶。

一位穿着军官制服的年轻人，带着两位姑娘走到她们的马前面，由她们的打扮上来看，很明显做好了在森林中艰难跋涉的准备。有一个望上去比较年轻（虽然她们都十分年轻）可爱地任由晨风拂动由她獭皮帽上搭拉下来的绿面纱，让人看到她那张迷人的脸，浅黄色的头发以及一双深蓝色的眼睛。

她面颊上的红晕比松树枝头西边天际的晚霞更为艳丽。那年轻军官搀她上马的时候他对他的莞尔一笑，就像天刚亮的时候一样使人心荡神驰。另一位女子好像也受到了年轻军官的精心照料，不过好像因为大四五岁而较为稳重，她把自己光艳的美貌遮挡起来，不叫士兵们见到。她们两个尽管都风姿绰约，而且并未因为旅行打扮而逊色，然而却很明显的看出，她比年龄较小的那个更为丰腴、更为成熟。

等两位女子在马上坐稳以后，她们的随从军官也纵身一跃，坐上了马鞍。三个人朝站在木屋门口送行的韦伯将军鞠了个躬，就勒转马头，带上其他人马，向军营北边的出口慢慢走去。他们当中无人说话，静静地走过这条短路。但当年龄较小的女子看到那个印第安信使突然跑到她身旁，带她走上前面的行军道路的时候，她不禁低声尖叫起来。那个印第安人的令人惊讶的意外举动，尽管没让另一位女子叫起来，可是她因为惊讶，也不禁撩开了面纱；当她那双乌黑的眼睛望着印第安人沉着轻快的脚步时，她脸上露出一副难以言喻的、同情、称赞而害怕的复杂表情。她的头发乌黑光亮，宛如乌鸦的羽毛。她的肤色不是棕色的，而仿佛充满了血色，就像所有的血管都充盈得快要迸裂一样。不过她的面庞并不粗俗，而且与众不同，端庄尊贵，艳丽无比。她似乎发现了自己一时忘情的神情，不禁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比雪白的象牙更白的牙齿。她遮好面纱，垂下头，默不作声地骑马往前走，好像她漫不经心地没看到周围的美景。

第二章

前一章，我们已大概地将两位漂亮的女子为各位读者做了一番介绍，而其中一位正陷入深思之中时，另一位却已经迅速地从让她尖叫的恐慌中恢复过来了，她一边暗自嘲笑自己的胆怯，一边问她旁边骑马的年轻军官：

“海沃德，这样的鬼怪是经常在森林中出没呢？还是特意找来逗我们开心的？要是后者，我们只有感激，绝无二话。不过要是前者，那在碰到令人畏惧的曼特坎姆以前，我与科拉就要好好表现一下我们夸赞的、祖传的勇气了。”

“这个印第安人是我们部队中的一个‘信使’，但在他的同胞中，他可能还是位英雄呢！”年轻军官回答说，“他主动提出为我们带路，领我们穿过一条鲜为人知的小径前往湖边。我们从这条小径上走，就会比跟着速度很慢的大部队走要快，并且正由于这样，我们才较为满意。”

“我讨厌他，”那个女子用发抖的声音说着，她有假装的一部分，不过真怕却占更大一部分，“你很了解他，邓肯，否则你不会这么轻易相信他，让他来照顾吧？”

“是的，很相信他，正如我相信你一样，爱丽丝。我很了解他，否则我是根本不会相信他的，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听说他以前也是个加拿大人；但后来投奔了我们的朋友莫霍克人，为其效力；你知道，他们是六个联盟部族之一。据说，他是因为一场意外被带到了我们这里，你父亲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亲自做了处理，狠狠地惩罚了这个野蛮的人——但是这个没有依据的故

事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总之只要明白他如今是我们的朋友就行了。”

“如果他曾和我父亲为敌，那我便更讨厌他了！”那姑娘大声叫道，这时她真害怕了，“海沃德少校，你可以和他说几句话，叫我听一下他的声音吗？这或许很傻，但你肯定听说过，我是靠一个人的声音来分辨他的好坏的。”

“这根本没用。并且，也许他只会叫喊一声来回答你。虽然他可能会说英语，可是就像他的很多同胞那样，他会装得丝毫不明白；尤其是如今战争让他保持自尊时，他更不可能屈尊讲英语了。看，他不走了，肯定是要走的那条小径到了。”

海沃德少校想得没错。当他们走到那印第安人所站的地方时，他便指向行军大道一边的丛林，可见这里有条隐秘的，而且只能单人勉强通行的小径。

“到了，这便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年轻军官小声说道，“不要显出怀疑的表情，否则，这反倒会给你带来所害怕的危险。”

“科拉，你觉得怎样？”有些不高兴的金发姑娘向她姐姐问道，“如果我们跟在部队后面走，虽然或许会感到他们很可恶，但不是会使我们更安全吗？”

“你不了解这些印第安土人的习惯，爱丽丝，因此你搞错了最不安全的地方。”海沃德说，“要是敌人早就到达旱道——绝不会这样的，由于我们四处都派了侦察兵，如果真是那样，接到消息以后他们会来报告的——他们想尽可能多地剥头皮，肯定会来包抄我们的部队。那支队伍的行军路线是众所周知的，而我们的路线是最近刚决定的，肯定还没有传出去。”

“仅仅由于他的举动与我们有所不同，肤色太黑，我们就不相信他么？”科拉冷冰冰地说。

爱丽丝不再迟疑，用力打了一下自己那匹“奈伦甘塞特”，最先穿过灌木丛的枝叶，紧跟着信使，进入幽黯的、遍地荆棘的小路。年轻军官用赞许的目光望着科拉，小心翼翼地为她开路，而让她那个皮肤更白，可是未必更标致的女伴，独自先走了。家仆们好像事前已受到命令，他们并没进入丛林，而是沿着大部队的行军路线接着往前走。海沃德说，这也是他们那个机智的向导想的主意，这么一来，就能使他们不至于留下太多的踪迹，免得被那些

也许已经到达他们部队前边的加拿大土人发现。因为路窄难行，他们很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走过这一段路以后，他们总算穿过沿大路生长的宽阔的矮树林带，走进高大幽黯的森林的穹隆下。从这里开始，他们前进路上的障碍就不多了。向导看见两位女子已经可以骑马了，便大步流星地朝前走去，脚步轻盈矫健，走起来与两位女士的马小跑一样快。就在年轻军官回头对黑眼睛的科拉说话的时候，突然由后面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而且正从他们穿过的路上追来。海沃德停下战马，他的伙伴们也勒住马，所有的人马都停了下来，想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出乎意料的事。

很快，一匹又瘦又小得像黄鹿似的马，从树干笔直的松林中疾驰而来；片刻之后，能够看得出，骑着马的正是我们在前一章描述过的那个相貌丑陋的人。他不断挥鞭拼命催自己那匹瘦马快跑，使它都要炸裂了。在此之前，这几个行路人并没留意此人。要是说这个人站在地上的时候因为个子高，很吸引人，那他骑马的英姿，则更为引人注目。

虽然他不断用带马刺的那个脚后跟踢马腹，但那匹母马顶多只能用两条后腿跑坎特伯雷小快步，前腿则只是在走不稳的时候用一点儿力而矣，一般只是保持蹦蹦跳跳的姿势罢了。可能是因为这种脚步迈得太快，致使眼睛产生了幻觉，于是对这匹牲口的能力有点儿夸大，甚至连海沃德这么一个识马的伯乐，搜肠刮肚也想不出，这匹受到驱赶的马这样坚忍不拔地顺着这条蜿蜒的小径赶来，到底迈的是什么步法。

那个骑马者的姿势，并不比他的坐骑差劲儿。那匹马每往前迈一步，骑手高大的身体就在马镫上挺直一次；因为他的双腿很长，这么快的伸缩，令人根本看不出他的个子究竟有多高。并且由于他只在一边用马刺，那匹马跑起来好像也是这边比那边快，而且不停地用自己那蓬乱的尾巴拍打吃了很多苦头的那边。关于这个骑手与他坐骑的情况，我们暂时到此为止。

海沃德望见这个陌生人的时候，他那紧皱的英俊的眉头便慢慢舒展开来，嘴边露出一抹笑意。爱丽丝也显得非常开心，甚至连科拉那双漆黑沉思的眼睛里，好像也由衷地感到高兴，而抛开了少女那种与生俱来的羞涩。

“你是不是来找我们的？”当那个人走到他们面前停下来时，海沃德问，“我想你不会带来不幸的消息吧？”

“是的！”陌生人只说了这样一句，就不停地用那个三角帽扇起来，试图让这片森林里闷热的空气流通，使听话的人完全弄不清，他这是不是在回答海沃德的问话；直至他的脸不那么热，不再气喘吁吁的时候，他才接着说：“我知道你们要去威廉·亨利堡，恰好我也要那里，所以我想，我与你们同行应该是我们双方都希望。”

“你就像有决定权一样，”海沃德答道，“我们这边有三个人，但你，除去你自己，这件事跟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没商量。”

“是的。主要是自己先做出决定；只要明确了这一点——如果牵涉到妇女，这件事可有点儿麻烦——然后就是按这个决定去做。我竭力做到了这两件事，所以我便追到了这里。”

“要是你想到圣舍身湖去，那你选错路了。”海沃德高傲地说，“去那边的那条大道，你最少已超过了半英里。”

“是的，”那个陌生人对这冷漠的态度毫不在乎，答道，“我已经在‘爱德华’呆了一周，要是对自己走哪条路都不问一下，那我可真就是哑巴了。假如我是个哑巴，那也就不会从事这一职业了。”说着，他装出一副笑容，好像对这几句对方琢磨不透的俏皮话，自己都羞于更露骨地表示赞赏一样。他继续说：“依我看，一个干我这一行的人，过于接近那些要听我指导的人，好像不太理智；为此，我才不和部队一起走。另外，我还觉得，像你这种人，最喜欢评论旅途中的故事了，因此我想与你们同行，这样或许能让此次旅行更加愉快，并且我们还能趁机交流一下。”

“你这个决定要么太轻率，要么就是过分主观武断！”海沃德喊道，他不知道应该发泄自己越来越旺的怒火呢，还是在这个人面前放声大笑。“但是你提起什么指导了，职业了，难道你是地方部队的某个助理指挥官，也知道进攻、防御方面的高贵科学？不然，你就是画个直线或三角，自称懂数学的人？”